



書經集注

書卷之十

周書

畢命

冏命

文侯之命

秦誓

君牙

呂刑

費誓

十一

服部文庫
117
149
10



149
10



經集註卷之十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
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
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
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
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
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越三日壬申王
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
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一年也。畢公嘗相去。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必列及淑慝之謂。蓋下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
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懋殷頑民。遷
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

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年曰紀。天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懋頑民。遷于洛邑。愛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震度。各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滅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太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懋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

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

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胡孟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疑峻。表儀朝著。列位有常。處若大若小。罔

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與公。以周公之事。

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

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
 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
 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
 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
 塞入聲歲以則易音異湮音因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
 省反悉井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尚俗靡靡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去聲完具而已之謂體

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上辭令簡實深戒作聰
 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尚俗
 則充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
 任刀筆之吏爭以音棘疾苛音何察相高其弊徒
 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
 天下土崩今以音色審音色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爭口辨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去聲則康王以
 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音洛。恭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音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首邪並見。現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

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
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
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
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
蓋善無徵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
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

不柔厥德允脩

是時四方無虞矣最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

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
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且哉不
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
其脩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

克成厥終二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

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末

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王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

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專公四世元老豈區區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

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

者易音異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字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

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

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

涉于春冰。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

祖考

營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

辨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生口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

寧。

初大也。暑雨初寒。小民怨次。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干先主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是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也。前人君牙祖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又。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

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義，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

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侍給待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群僕凡從

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維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

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

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脩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群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群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脩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群僕與此所謂正于群僕者。公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章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夫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章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
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
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室，穆王獨以
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重，心傲
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
家拂十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語
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自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

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

王之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
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
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士是時瘝厥官惟爾大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群僕也言不干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采弼乃后于彞憲

彞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輔音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遺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患深長猶

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惧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食不繼建為入殺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扶殺入及盜之

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去聲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呂後為甫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詰四

方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音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平聲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音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兇惟始作亂延及于平

民罔不寇賊鴟義怒允奎襍矯虔

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弱
重久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
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殺戮無辜姦始淫為劓則椽黥越茲麗刑

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辜於是始過為劓鼻則耳
椽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
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

民與胥漸泯泯焚絲分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下帝監民罔有

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

信相與友，覆誼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益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辰於庶幾之，小辜報虐，以威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臯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

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

在下，明明，眚嘗，鯀寡，無蓋。

重黎，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

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二天由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與人心之所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

心首命重黎脩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
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階限絕地天之通嚴
幽明之分去聲君去聲黜蒿妖誕之說舉皆屏音息群后
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
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
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
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存臻顛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
無相侵瀆其後王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及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懼。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與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
吳氏曰三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臯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臯陶不與音預下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臯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
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實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斐然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已罔有擇言

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已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太公至止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天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

爾何監シカガミ非時伯夷播刑之迪トシ其今爾何懲ツケ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シメ罔擇言人觀于ヲ
 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リ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民無辭于罰ニ
 乃絕厥世ス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
 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
 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
 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
 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
 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世消
 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
 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

書經集注 卷十 二十二

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動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訛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

故職舉而刑當去聲也爾罔或戒不動者刑罰之用
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動則刑罰失中
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
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持以為治也天
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
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
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亦終惟終皆非我得
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
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
爾惟勿辟我雖以之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
用以成剴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

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邦土是爾祥刑祥刑在爾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字正于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字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有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或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謂也貨賄賂也來于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大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
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

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二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刑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錢。環閱視也。倍。五百錢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錢也。屬類也。二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一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太辟也。刑

劓異死且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當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

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青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入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入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固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明啓刑書脊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其病夫

佞口才也非口才辨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
 聲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
 獄者當釋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
 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
 不可偏生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
 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脊
 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
 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
 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
 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

書經集註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止之也此言讞聲上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求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平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日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一私曲然後能察其情

也。亂治也。獄貨。鬻音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民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

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

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觀于此。詳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大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曰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揚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古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
 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
 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
 不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
 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

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
 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
 民侵我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著壽俊
 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
 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

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
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
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
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
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
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
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主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
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

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
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
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
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
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
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迺惠康小民無荒

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莫自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生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太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去聲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土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扶又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音句踐狀音狀於其書乃旋

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去聲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去聲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緡西夷太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成申成許之舉其忘親背音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恠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費誓

費音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
費誓音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
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
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其整暇有序
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
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
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
猶詩之錄商
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整之使無譁聽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

善敎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穀縵元也縵元其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繫

也王肅云敵猶殲也當有紛繫持之乎精至也銀
淬取內及謂燒而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考失戈
示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殺乃穿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牯開牧也獲機檻也斂塞入也師既出牛
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塞其獲穿一或不
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
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數皆澤險阻皆屏皆意丙有

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
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
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
越逐而失逐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

垣墻竊入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也

甲戌我惟征徐我時乃稷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糞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時儲備也稷糧食也不逮若今之軍與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椽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也但不至于殺爾芻糞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糞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
伐鄭音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二帥穆
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
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斃責人斯無

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責人
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是惟難哉
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
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白日逾邁若弗云來

已歎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

右無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

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

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

所行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衍我尚有之佗佗勇夫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番老貌佗佗勇貌截截辨給貌論巧也皇違通旅力既衍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起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辨給善

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違暇多有之哉
良士謂襄叔勇夫謂子帥論言謂杞子先儒皆謂
穆公悔用孟明詩其甚惡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哉。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
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
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
心之所好甚於口
之所言也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赤曰殆哉

冒大學作熿思也。違背音遠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聲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

之慶

杌隍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十章

意

書經十卷大尾

